



左至右黃子佼、陳菁瑩、陳重光、蕭瓊瑞、李欽賢、余彥良



蕭瓊瑞導覽【彩筆江河 陳澄波】



左至右黃頤勝、陳菁瑩、余彥良、胡朝聰



彩繪熱氣球場景照



許願小氣球升空

「尊彩」歡慶20歲 持續堅持發掘藝術獨特文化性

當代藝術新聞 / 台北報導

台北尊彩藝術中心慶祝20周年有二多：一、展出藝術品的總值最高昂，二、藝術界人氣最旺。

5月12日，尊彩藝術中心特別在自己位於台北內湖的畫廊大樓裡舉行20周年慶活動，負責人余彥良相當精心地策劃這項雙十大展，在一樓推出【飛行熱氣球—台灣當代藝術展】，透過台灣新世代藝術家的作品來鋪陳「尊彩」現階段一項展務內容，十分特殊的是，余彥良邀請20位當代藝術家各自彩繪一隻熱氣球，同時將熱氣球升空至畫廊挑高大廳，讓觀眾一進入畫廊即看到充滿著飽滿鬥志的熱氣球，意味著「尊彩」走過20與迎接新未來都是洋溢著豐滿的昂昂鬥志。進入二樓及三樓展場，余彥良再度展現他在台灣前輩藝術家圈子裡的極好人緣，【彩筆江河—陳澄波】有拍賣市場創下最高價的陳澄波〈淡水夕照〉，余彥良同時再度獲得陳澄波家屬的鼎力支持之外，也獲得眾多重量級台灣藏家願意出借陳澄波作品加入這項難得的20盛典。在陳澄波的展覽部分，余彥良以油畫與素描作品來貫穿兩層樓的展場，其中最令人激賞應該屬素描作品的那個樓層，陳澄波非常具有生命力及自信的筆觸，讓人印象深刻，值得推薦一定要細欣賞。開幕當天，現場來了許多的貴賓，余彥良在藝術界的超好人氣，從現場熱烈反應尤其可得到證明。余彥良在開幕時說「…每個人都在追求國際化，也都可望國際化，但是對他與對『尊彩』來說，從本土美術家的作品裡面，我們更看到藝術的獨特性、美術家豐沛的人格，如果我們不能從自己的本土美術作品看到獨特性，那麼又如何能把這樣的藝術帶到國際舞台呢？」他繼續又說「20年來『尊彩』就是基於從本土美術作品裡找出其藝術獨特精神，也就是秉持這樣的心理來看待新世代藝術家作品」。也就是如此，才讓「尊彩」在台灣畫廊圈裡，能權衡不同世代的藝術表現，充分掌握並發掘其箇中精彩之處。

藝術新聞

乃銘看展覽
NAI-MING'S
VIEW

在前輩美術家作品面前，歲月與人，都得束手就縛

…到了後來慢慢有點明白，我們對那些老畫或者古畫會較為有感覺，歸結的原因其實是在精神層面，而不全然受到那種引經據典、注釋多過文本的學術認祖歸宗所影響。就像即便已經看過無數回的陳澄波作品，在他的作品面前，依舊會看得入神、內心依然還是被畫面感動。現在的我們當然與陳澄波(1895-1947)那個年代有著太大的空間距離，用盡再大的想像力，還是很難去設想那個時代的種種情態。只是，〈嘉義公園〉、〈淡水夕照〉；當然都與現在的嘉義公園、淡水夕照不再相似，但陳澄波粗重濃稠的筆色，卻一點也沒有減損力道，直挺挺就衝著你襲來。

環境變了，又如何！
愛情總也來來去去，
又怎樣！

朋友總是停停走走，
又能說啥！

在前輩美術家的作品
面前，歲月；都得束手就
縛，又何況是人。

我有一位朋友，20年
的朋友，他叫余彥良。

他是典型的今之古人，
恪守古禮進退，卻又
極愛上臉書與80後大搞交
流、離不開iPhone，他是我所有的朋友當中，唯一；20年來
始終堅持不理會我愛不愛、要不要、有事與否、在北京或是在
地球某個城市、開不開心…；就硬是把台灣前輩美術家的
功課丟給我的人。

20年；從報社到雜誌社，工作性質沒有變，變的是責任，而我確實在余彥良先生給我的這些功課裡面，不斷從歷史裡找到彩石，愈加能體會「溫故知新」這四個字的真義。我百分百肯定他一定知道歷史裡有彩石，但他卻從不吝把彩石送進我兜裡，臉上的笑意未曾退去過。我無法否認一個事實，在不斷又不斷、重複又重複的材料裡面，總會發現課堂上沒有教的內容，這樣的經驗，令我不免感到疑惑錯亂。也就是說，歷史，不就是一直待在那裡嗎？既沒有走動、也沒有做過整容手術，問題是，為什麼不變的名字，卻還是會讓人發現新的感動？

讓人不斷能從舊素材中，發現新感動。

說起來簡單，做起來；多難呀！

余彥良，當然不是現在才在那裡碰陳澄波、楊三郎、廖繼春、趙無極…。

他所成立的畫廊有多久，他就碰這些台灣前輩美術家有多長時間。過程中，當然會遇到挫折，只是，沒見過他的熱情冷卻過。他說「我們一直都在談國際化，可是在我的感覺中，如果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從自己的美術品裡面看到它的深度、看到它不容被取代的價值，這樣的國際化假如我們自己都看不出來，那麼又能拿什麼藝術去談國際化呢？」



台北尊彩藝術中心20大展現場

我很少聽過一位畫廊的負責人，對自己所選擇的工作、志業，有如此清晰的描述！他的話，確實是有道理的。因為美術館或畫廊辦展覽如果都採取一種業務接單，做完一樁就結案了事，那麼我們怎能從美術家的人品與作品裡面，不停地去發現自己未曾留意過的精彩？

余彥良在面對前輩美術家的展覽，始終存在著

兩個基本心態：一、珍惜美術家作品所具備的文化財價值，二、每辦一個展覽，總不厭其煩藉機會整理這些作品，讓作品都能擁有好精神來面對大家。他還有個清楚的自我認知，他看重畫廊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，即便是畫廊具有商業功能，卻一樣能夠把展覽往深度去發展，這深度並非去強調艱澀難懂的學術樣板。我覺得，這個概念是最值得推廣的。比如說，他做楊三郎卻能從中喊出所謂楊三郎文化效應，那是畫家樂於助人與提攜後進的精神。並且從文化現象再度讓我們看到楊三郎恢弘大氣的藝術表達。尤其他說服家屬把傳家寶首度能移地展出，更花費大心神去重新整理畫作，使得每件出現在眾人面前的作品，都彷彿被施了魔力，讓觀者覺得重新認識了楊三郎。同樣道理，他碰陳澄波，也不避諱陳澄波的藝術在市場高價事實，卻努力說服藏家願意把1935年陳澄波所繪的〈淡水夕照〉拿出來展出。原意他是想讓陳澄波的淡水畫作，能首度出現左淡水與右淡水合體展出機會。儘管構想未能成真，但是他讓陳澄波在不同地區所描繪的地方景色，就好像串出一條時間的軸線般，一件又一件演繹出歷史。除此之外，大量展出陳澄波的素描作品與較為人所忽略的小品，透過市場的價格神話來作為一種不著痕跡視景，但卻充分提現陳澄波藝術生涯不同轉折的經典創作，展覽被深化；可又不是特意賣弄學術孤高，而讓藝術作品在他的空間徹底還原到藝術的本質上。

畫廊能做好美術教育，誰說不行呢？余彥良，不就做得興高采烈！